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二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南社紀略

柳棄疾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南社紀畧



南社紀略叙

國軍西撤而還。余器歌漸度治理  
生活之三稔矣。而將遠游。輪以冊付  
軒人。聊留紀念。云爾。蓋志他方不  
乏舊侶。最所心痛。初擬令自其籍  
伏。日方。匡。又慮有。疑人耳目。之。故。遂  
過。而。存。之。器。書。造。是。一。什。冊。中。人。自。狀  
可。也。中。華。山。國。社。九。年。秋。十。二。日。即。不。子。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南社紀略目次

我和南社的關係·····	一
一 開場白·····	一
二 成立以前的南社·····	二
三 虎丘雅集前後的南社·····	五
四 從唐莊雅集到張園雅集·····	一六
五 辛亥革命前後的南社·····	二九
六 我的脫離南社和重行加入·····	五四
七 從第十一次雅集到第十八次雅集·····	七八
八 新南社的始末·····	一一〇
九 從南社二十週紀念到南社紀念會·····	一四三
十 結尾·····	一七九

讀南社補記後答張破浪先生·····	一八四
我和朱鴛雛的公案·····	一八八
南社雅集在上海·····	一九五
我對於南社的估價·····	一九七
關於新南社及其他·····	一九九
南社紀念會聚餐記·····	二〇五
南社大事記·····	二一六
附錄一	
南社社員姓氏錄·····	二二二
附錄二	
新南社社員錄·····	二五七

# 我和南社的關係

柳棄疾

## 一 開場白

十年以來，時常有人找我寫南社的歷史，我總覺得寫不起來。原因是一部廿五史，究竟從何處說起呢？一九三五年（民國廿四年）的下半年，黃萍蓀辦越風半月刊，又託人來要我寫一些，我自己不想寫，便介紹了社友胡寄塵兄。結果，寄塵寫了一篇「南社的始末」，在越風第一期發表。從「緣起」到「附言」，共有九章，我識爲是很足夠的了。但寄塵却說，這只是南社歷史的「一斑」，希望有人出來做「全豹」的工作。同時，又常常有人在報紙的副刊上寫些南社的雜碎，但不正確的居多。於是，我似乎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有許多人的紀載，把南社評價過高，誇張它對於革命的功績。這在我，是覺得很慚愧的。要

我寫南社歷史的人，都希望我寫些南社和革命有關的歷史，這在我，也不能使得希望者滿意。我以為，講南社的歷史，倒有一部份是「內訌」的歷史。所謂「內訌」也並不一定和思想的鬥爭有關，甚而至於只是些個人意見的爭持吧了。而且，照我所能寫的，只好以我自己為本位，這似乎並不是純粹客觀地的。所以，我就揀了這「我和南社的關係」做題目。內容如何，請看下文：

## 二 成立以前的南社

南社的成立，大家知道是公元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清宣統元年己酉十月一日）的事情了。但翻開我的磨劍室詩初集，却在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春間，已有「海上題南社雅集寫真」的兩首詩：

雲間二妙不可見，（原註高天梅張聘齋里居未出）一客山陰正獨游。（原註陳巢南時客紹興）別有懷人千里外，羅蘭瑪利海東頭。（原註謂劉申叔何志劍伉儷）

鷄鳴風雨故人稀，幾復風流事已非。回首天涯唯汝在，相逢朱沈倍依依。（原註南社諸子時

在海上者唯朱少屏沈道非兩人而已）

這樣，是一九〇八年春間，已有南社的名目了。事情還不止此，照詩上所講，完全是追憶的口氣，所以南社寫真的攝拍，決非就是一九〇八年的事情。再翻上去，在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冬天，又有下面的一首詩：

借劉申叔何志劍楊篤生鄧秋枚黃晦聞陳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張聘齋海上酒樓  
小飲約爲結社之舉卽席賦此：

慷慨蘇菲亞，艱難布魯東。佳人真絕世，餘子亦英雄。憂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相逢拚一醉，莫放酒樽空。

並且，我家裏還藏着一張照片，上面正是我詩題中的幾個人。這樣，南社之名目，開始於一九〇七年冬天，是沒有疑義的了。南社的人物，除掉後來作爲發起人的陳巢南高天梅和我，次第加入社籍的黃晦聞朱少屏沈道非張聘齋以外，還有劉申叔何志劍楊篤生鄧秋枚四人。篤生和秋枚後來始終沒有加入社籍。篤生名守仁，號寒灰，別署三戶憤民，湖南長沙人，革命志士，曾爲神州日報主筆，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夏間，痛憤國事，在英國利物浦蹈海而



死，遺著有新湖南等書。秋枚名實，字枚子，廣東順德人，發起國學保存會，創辦藏書樓，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風雨樓叢書、古學彙刊、神州國光集等，現在還在上海，以書畫古玩自娛。這兩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但不曉得後來南社正式成立時，爲什麼沒有羅致到，這原因已記不清楚了。申叔名師培，一名光漢，字无畏，志劍名震，同爲江蘇儀徵人。他倆是當時有名的革命夫妻，曾在日本發刊天義雜誌，提倡無政府主義，表面上主幹是志劍，實際却是申叔在攬。所以一九〇七年詩上說他倆是布魯東和蘇菲亞，而一九〇八年的詩上又說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羅蘭先生和瑪利儂夫人了。但他倆後來搖身一變，做了滿清兩江總督端方的間諜，南社社友陳陶遺、張同伯兩人的被捕，都是他倆告密的。所以在一九〇九年夏間我的詩集上，又有重題南社寫真兩絕句：

風流壇坫成陳迹，盟誓河山葆令名。  
鳳泊鸞漂吾輩事，未須憔悴訴生平。

揚子美新成絕學，士龍入洛正華年。  
千秋誰信舒章李，幾社中間着此賢。

還有有感次巢南韻一律：

聶姊龐娥舊等倫，如何竟作息夫人。  
琵琶青塚方辭漢，歌舞邯鄲已入秦。  
國外爭傳司馬語，夢

中猶是墮樓身。傷心一傳河間婦，刻劃無鹽恐未真。

也是對申叔痛惜不堪的。這就是劉申叔夫婦沒有正式加入南社的原因了。申叔隨端方入川，光復時幾死亂軍中，後在北平，又加入籌安會，兩次都是擊敗名裂。蔡子民先生長北大，不念舊惡，依舊羅致講學，但申叔內心痛苦，終於鬱鬱而死。社友林秋葉有「哀儀徵」長歌，講他的本事甚詳。申叔死後，志劍神經病發作，曾在北大校門外伏地痛哭，後來削髮爲尼，法名小器，再後來就不知下落，有人說她是已經去世了。當南社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蘇州虎丘開第一次正式雅集時，他倆還正在南京呢。

### 三 虎丘雅集前後的南社

南社正式成立時，發起人是我和陳巢南、高天梅三個人。論思想方面的趨勢，也可以把這三個人做代表。所以，要研究南社的性質，先得說明我們三個人的歷史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陳巢南，名去病，字佩忍，原名慶林，字百如，一字柏儒，別字拜飛，又字病倩，江蘇省吳江縣同里鎮人。他的曾祖和祖父，是以商業起家的，却有江湖任俠之風。父親和叔父，都早年不祿，也以

材武著聞，孫中山先生曾爲親題「二陳先生之慕」六字。巢南是遺腹子，生得五短身材，臉龐上像把淡墨水染過一般，人家都稱爲陳矮子。可是他卻以文才著稱，意氣不可一世。公元一八九八年（清光緒廿四年）春，在同里創組雪恥學會，響應康梁維新的運動。一九〇二年（清光緒廿八年）加入中國教育會，發起同里支部。一九〇三年（清光緒廿九年）春，東渡日本，加入拒俄義勇隊，旋改爲軍國民教育會，這就是「名爲拒俄，實則革命」的時代了。是年夏秋間歸國，主講上海愛國女學校。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在吳縣周莊鎮創辦東江國民學校，暑假後以費絀停辦，赴上海任警鐘日報主筆，並創刊二十世紀大舞台雜誌，提倡戲劇革命。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警鐘封閉，舞台亦倒，往鎮江承志中學擔任教課，一方面在國粹學報發表攘夷復漢的文字。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應徽州府中學校之聘，道出蕪湖，由劉申叔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這樣，便正式成爲革命團體的一員了。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住上海國學保存會藏書樓，仍在國粹學報發表文字。是年，徐錫麟、秋瑾先後殉難，巢南要在上海替秋瑾開追悼會，沒有成功，却在舊曆七月七日開了一次神交社，隱然是南社的楔子。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應紹興府中學校之聘，在杭州認識了徐

懺慧女士，遂有秋社的結合。假期中道暑西湖，舊曆六月六日是秋瑾的忌辰，想邀衆祭奠，爲官廳所注意，杭州住不成了，遂逃往汕頭而去。在汕頭做了幾個月中華日報的主筆，秋瑾葬在杭州的墳墓被清廷發掘了，還要捉拿徐懺慧，於是懺慧躲到上海來，發電邀巢南北還，商議善後的辦法，巢南便應召而來，在上海度歲。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春夏間，腿上生一個大瘡，非常危險，幾乎送命，却得懺慧經濟上的幫助，送入同濟醫院，醫治了半年，方才痊癒。病癒以後，到蘇州天庫前電報局內常州張公館當西席，這便是虎丘雅集的前夜了。

高天梅名旭，字劍公，原名星，更名堪，字枕梅，一字鈍劍，別字慧雲，江蘇省金山縣張堰鎮秦山鄉人。家世讀書，也富有田產。叔父吹萬，老弟卓庵，都以詩文著名，人稱一門三俊。一九〇〇年（清光緒廿六年）唐才常烈士在漢口發難，失敗流血，天梅作詩哀悼，有「漢兒發願建新邦」之句。此時革命思想業已成熟了。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元配周紅梅夫人去世，便去游學日本，在留學界中，是一位活躍的份子。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歸國，在上海創辦健行公學，提倡革命，有第二愛國學社的傾向。同時，他是中國同盟會江蘇分會的會長，聲名很大，江督端方屢次想逮捕他，却苦於沒有機會下手，他的詩詞也越做越好了。是年舊曆中秋，

和務本女學高材生何亞希女士自由結婚，頗有英雄兒女相得益彰之概。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健行公學解散，天梅鬱鬱家居，百無聊賴，有「海上神交社集以事不得往陳佩忍（巢南）書來索詩且約再游吳門郵此代簡」一詩，刻入他的「未濟廬詩」內，原詩如下：

彈箏把劍又今時，幾復風流賴總持。自笑摧殘遽如許，祇看蕭瑟欲何之。青山似夢生秋鬢，紅豆相思付酒卮。怕聽夜烏啼不了，沼吳陳跡淚絲絲。（見天梅遺集第三卷第九頁）

說到「幾復風流賴總持」是已經走上發起南社的道路了。同時有「寄亞盧」一詩，亞盧就是我的別號，原詩如下：

蒼狗看雲事莫論，百無聊賴倒空樽。傷心薇蕨西山盡，幾輩衣冠南渡存。衰草紅鴉亡國淚，淒風黃蝶未歸魂。君真知我應能諒，事有難言且閉門。（同上第十頁）

看了上面兩首詩，便可以知道我們三個人的關係了。天梅杜門家居，一隱三年，不免靜極思動。我們三個書獃子，函牘往來，詩詞倡和，醞釀復醞釀，動盪復動盪，直到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南社的名詞，便以我們三個人的努力，正式出現於世界。

以下，要輪着講我自己的歷史了。我是江蘇省吳江縣北庫鎮大勝村人，原名慰高，字安如，

更名人權，字亞盧，再更名葉疾，字亞子，現在却名號統一，祇以亞子兩字，作為我的符號了。我的家世，大概和天梅差不多。高祖古檣先生，諱樹芳，曾祖蒔庵先生，諱兆薰，祖父笠雲先生，諱應輝，都是以文章道德，望重一鄉的。在封建社會中，可說是書香門第，把唯物史觀來解剖，我的遺傳性當然是小資產階級而兼充知識分子的了。我的父親鈍齋先生，諱念曾，是滿清的廩生，能寫小楷，散駢文和小詩，當然都可以下筆，不過並不是專家罷了。我的叔父無涯先生，諱慕曾，是以酒量、書法、算學三項著名的。（我父親也能喝酒，但不及叔父的量大）晚年服務鄉里，鞠躬盡瘁，可稱為教育家和公益家。叔父的性質很和平，父親比較是狷介的。我生平倔強的個性，遺傳於父親者為多。再推上去，可說是祖母的遺傳，因為曾祖和祖父，都是和氣不過的呢。我母親姓費，名漱芳，晚號德圓老人，上代是宦讀之家，却並無小姐習氣。她從小跟一位女先生徐九如女士讀書，這位女先生便是乾嘉時代吳江名士徐山民先生的女兒，她的母親吳珊瑚，還是隨園主人袁子才的女弟子呢。我母親雖然後來廢學，但詩經和唐詩三百首，却滾瓜爛熟的能夠背誦，我小時候讀唐詩，就是在她膝下口授的。我們的家族，世居於大勝村，到一八九八年（清光緒廿四年）秋間，才搬到黎里鎮上來，這便是徐山民吳珊瑚夫婦的故里。那年我是十二歲，記

得先前一兩年，就在學做詩文，到這時候是可以寫幾千字的史論了。父親頭腦很新，在戊戌政變時代，左祖康梁，大罵西太后，我受他的影響很多。我會有擬上載活的萬言書，大概是一八九八年（清光緒廿四年）到一九〇〇年（清光緒廿六年）時候做的。一九〇二年（清光緒廿八年），到吳江縣城應試，始和陳巢南相識。我的父親和叔父都是長洲（今吳縣）大儒諸杏廬先生的弟子，而巢南也曾從學於杏廬先生，所以從輩分上講起來，我還是應該叫巢南做師叔呢。但我和他講得很投機，絕對沒有客氣。他正在代售新民叢報，我便做了他的定戶，同時也做了梁任公的信徒了。這時候的梁任公，思想倒是很激烈的，隱隱然有從維新而到革命的傾向。但到一九〇三年（清光緒廿九年）以後，任公游美利堅而夢俄羅斯，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我對於他的信仰，也就一落千丈了。一九〇三年（清光緒廿九年）春，我因巢南和同邑金鶴望先生的介紹，加入中國教育會做會員，到上海進了愛國學社，認識章、鄒、吳、蔡幾位先生，革命的思想就此確定。愛國學社解散，我還到家裏，閒住了半歲。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到同里進鶴望先生所辦的自治學社念書，醉心革命更甚。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又到上海，最初進鍾衡臧先生所辦的理化速成科，想學造炸彈，結果是生了一場傷

寒大病。後來想進健行公學讀書，却被高天梅拉去教國文。就在這個時候，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同時，復以蔡子民先生的介紹，加入了光復會，算是雙料的革命黨了。這年的舊曆九月九日，還到鄉下和鄭佩宜女士結婚，從此勾留在溫柔鄉中，樂不思蜀。但神經系中革命的種子還沒有死透，不過由實行轉變而為文字鼓吹罷了。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冬天，薄游上海，偕劉申叔、何志劍、楊篤生、鄧秋枚、黃晦聞、陳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張聘齋小飲酒樓，便孕育了南社的精蟲。好容易懷胎十個月，到一九〇九年陽曆十一月十三日（清宣統元年十月一日）這晚清文壇上的怪物，居然呱呱墮地了。

在虜廷監視嚴密之下，南社的成立並不是容易的。但我們却有諸貞壯和胡栗長兩位朋友在保鑣，因為當時的江蘇巡撫是旗人瑞澂，而貞壯、栗長却正在大中丞衙內當幕府呢。可是三災八難的事情還很多，一個謠言，說虎丘雅集有危險的可能，於是天梅杜門避繒繳不來了。還虧得巢南坐鎮蘇州，以及時雨、宋公明的資格，指揮一切。我是以梁山泊上小旋風、柴進自命的，在復社是自比於吳扶九、孫孟樸，自然是要盡奔走先後的職務了。在會期前四天，陽曆十一月九日（舊曆九月廿七日），我就趕到了蘇州。老朋友太倉俞劍華、馮心俠也來了，住在閶門



外惠中旅館，熱鬧了好幾天。這時候，馮春航在蘇州演戲，我們天天喝醉了老酒，便去捧場，這便是後來民國元二年間馮黨的嚆矢了。到了十一月十三日那一天，四方來會合的，便有十九籌好漢，我們在正午以前，雇了一支畫舫，帶着船菜，容與中流，直向虎丘而去，那開會的地點，是在虎丘張公祠。張公名國維，字玉笥，浙江東陽人，明末崇禎年間，做過蘇松巡撫，魯監國時代，以起兵抗虜殉節。我們借他的祠堂做會場，也大有意義吧。十九籌好漢中間，有十七籌是社友，而兩籌却是來賓，現在先將他們的姓名、籍貫、履歷，開列於下：

(甲) 來賓二人：

(1) 張棨甄，江蘇武進人。

(2) 張季龍，名志讓，江蘇武進人，棨甄的侄子，陳巢南的學生，現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

(乙) 社友十七人：

(1) 陳巢南，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參議院秘書長，大本營宣傳主任，中國國民黨滬方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江蘇革命博物館館長，已故。

(2) 柳亞子，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江蘇省政府委員，中國國民

黨第二、四、五屆中央監察委員，上海市通志館館長。

(3) 朱梁任，名錫梁，字緯軍，一字君讎，別字夫頤，江蘇吳縣人。中國同盟會會員。賦性古怪，蘇州人稱爲朱癡子。研精小學，工爲詩文。一九三二年（民國廿一年）十一月赴崑山縣角直鎮參加唐塑保管委員會開幕典禮，舟覆吳淞江而死。

(4) 龐榘子，名樹柏，字芭庵，一字龍禪，江蘇常熟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已故。著有龍禪室詩，玉琮瑋館詞，已印行。

(5) 陳陶遺，以字行，一作陶怡，亦作陶夷，原名公瑤，更名劍虹，一名水，字止齋，一字臥子，別字道一，江蘇金山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南京臨時參議院副議長，江蘇省省長，現任上海市臨時市參議會祕書長。

(6) 沈道非，名礪，字勉後，一字膠公，江蘇松江人，原籍浙江嘉善。中國同盟會會員，現任國民政府祕書。

(7) 俞劍華，名鏞，一名側，字則人，一字建華，別字一粟，江蘇太倉人。中國同盟會會員，現病廢家居。

(8) 馮心俠，名平，字壯公，一字競優，別字復蘇，江蘇太倉人。中國同盟會會員，現任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名譽編纂。

(9) 趙厚生，名正平，字夷門，一字厚聖，江蘇寶山縣人。中國同盟會會員，現任復興月刊社主幹。

(10) 林立山，名蟻，原名懿均，字蓋天，一字力山，江蘇丹陽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丹陽軍政分府司令，丹陽金壇如皋等縣縣長。

(11) 朱少屏，以字行，原名葆康，字屏子，一字天一，上海市人。中國同盟會會員，現任上海市通志館副館長。

(12) 諸貞壯，名宗元，字大至，一字真長，別字迦持，又字長公，浙江紹興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浙江都督府祕書，浙江巡閱使署祕書，國民政府教育部祕書。一九三二年（民國廿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歿於上海，著有大至閣詩，已印行。

(13) 胡栗長，名穎之，字力漲，浙江紹興人。

(14) 黃濱虹，名質，字樸存，一字樸人，安徽歙縣人。國學保存會會員，國粹學報主筆，現任上

海市博物館臨時董事會董事。

(15) 林秋葉，名之夏，字涼笙，一字黃鬚，福建閩侯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福建都督府顧問，浙江巡閱使署祕書。

(16) 蔡哲夫，名守，原名成城，一名有守，字守一，一字寒瓊，廣東順德人，國學保存會會員，國粹學報主筆。

(17) 景秋陸，名耀月，字瑞星，一字太昭，別字帝召，山西芮縣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次長。

這樣，到會的十七位社友中間，有同盟會會籍的是十四人，足可證明這一次雅集革命空氣的濃厚了。在張公祠喝酒的中間，便舉行選舉。選定陳巢南爲文選編輯員，高天梅爲詩選編輯員，龐槩子爲詞選編輯員，柳亞子爲書記員，朱少屏爲會計員，這便是南社第一次的職員了。

選舉已畢，酒興尙濃，於是我們邊喝邊講的繼續下去，忽然談到了詩詞的問題。在清末的時候，本來是盛行北宋詩和南宋詞的，我却偏偏要獨持異議。我以為論詩應該宗法三唐，論詞是應當宗法五代和北宋的。人家崇拜南宋的詞，尤其是崇拜吳夢窗，我實在不服氣。我說，講到

南宋的詞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論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兒，夢窗七寶樓台，拆下來不成片段，何足道哉！這句話不要緊，却惹惱了龐槩子和蔡哲夫。槩子是詞學專家，南宋的正統派，哲夫却夾七夾八地喜歡發表他自己的主張，於是他們便和我爭論起來。一方面，助我張目的只有朱梁任。可是事情不湊巧，我是患口吃症者，梁任也有同病，兩個人期期艾艾，自然爭他們不過，我急得大哭起來，罵他們欺侮我。槩子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槩子虎丘雅集紀事長歌，有「衆客酬酢一客欬」之句，就是表示這一宗公案了。虎丘散會，已近黃昏，我們又在閶門外久華樓張燈開讌，大鬧一場。明天，大家滾蛋，我一個人最遲走，又一一和他們餞別。當時，刻有吳門游草，後來早已散佚無存。現在，在我的磨劍室詩初集中，還留下二十多首的來杯疊韻詩，可以作為第一次南社雅集的紀念吧。

#### 四 從唐莊雅集到張園雅集

自從虎丘雅集以後，大家便分頭進行。介紹社員的在介紹，編輯社刊的在編輯。到這年冬天，南社叢刻第一集（簡稱南社第一集）居然出版了。內容如下：

南社詩文詞選敘 (陳巢南撰)

南社文選五首 (王无生一首, 龐燧子二首, 寧太一一首, 沈穎若一首)

磨劍室文初集一卷 (柳亞子撰)

願無盡廬詩話一卷 (高天梅撰)

南社詩錄五十九首 (劉季平六首, 徐寄塵四首, 徐小淑一首, 蘇曼殊六首, 甯太一五首, 馬

君武四首, 姚石子三首, 沈道非六首, 鄒亞雲五首, 周寶丹八首, 高吹萬三首, 景秋陸三首,

葉楚儉一首, 林白水二首, 錢紅冰一首, 龐燧子一首)

未濟廬詩集一卷 (高天梅撰)

蜚景集詩一卷 (俞劍華撰)

有奇堂詩集一卷 (蔡哲夫撰)

寄塵詩稿一卷 (清吳江女士袁寄塵撰, 陳巢南校錄)

南社詞選十三首 (吳瞿安一首, 陶小柳二首, 胡梁長一首, 高吹萬二首, 孫龍尾二首, 龐燧

子三首, 沈石友二首)

鍾劍詞一卷（高天梅撰）

裴景集詞一卷（俞劍華撰）

寄塵詞稿一卷（袁寄塵撰，陳巢南校錄）

南社第一集出版的時間，在舊歷臘尾，算陽曆已是公元一九一〇年的一月了。到那年四月十日（清宣統二年庚戌三月朔日），便有西湖唐莊之會。

這一年，巢南是在杭州蒲場巷高等學校教書了。第二次雅集所在地，照例是應該在及時雨宋大哥駐紮的山頭上舉行的，所以決定地點是杭州。唐莊在西湖金沙港蠶學館的隔壁，是一所小小的園林。我好像是早一天或兩天到杭州的，看見了巢南以外，還看見了在杭州的幾位社友。此外，有從上海來的，是雷鐵厓、朱少屏；從南京來的，是章木良、李懷誠、卓真吾；從松江來的，是蔡怨庵。而陳陶遺在嘉善法政講習所當講師，當天趕來，好像已在唐莊攝影之後了。這天到會的共有十七籌好漢，謹列台銜如下：

（1）陳巢南，見前。

（2）柳亞子，見前。

(3) 陳陶遺，見前。

(4) 朱少屏，見前。

(5) 鄒亞雲，名銓，字天一，江蘇青浦人。杭州高等學堂高才生，後任上海天鐸報主筆，以楊白花傳奇著名。公元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二月三日，患嘔血疾歿，年僅二十有

六。著有流霞書屋遺集，已印行。

(6) 蔡恕菴，名模，一名哀，又名舒，字舒安，一字韜廬，江蘇金山人，陳陶遺的外甥。已故。

(7) 楊聘之，名璠，江蘇寶山人。

(8) 李懷誠，名光德，江蘇無錫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以行刺汪兆銘事件，株連下獄。

(9) 章木良，名梓，又名質，字太素，南京人。中國同盟會會員，日本陸軍學生，光復時任師長，二次革命時代理江蘇都督，失敗後鬱鬱而死。

(10) 卓真吾，名尙誠，南京人。中國同盟會會員。

(11) 王省明，名文熙，一名雲希，浙江嘉善人，已故。

(12) 丘檻玉，名望侖，浙江龍游人。



(13) 周佚生，名承德，浙江海寧人。杭州高等學校教授，工書法，已故。

(14) 馬夷初，名敘倫，浙江杭縣人。杭州高等學校教授，後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

(15) 陳光甫，名宗裕，字弢堂，浙江杭縣人。杭州全浙公報主筆，已故。

(16) 雷銑厓，名昭性，字馨皆，四川富順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南洋檳榔嶼光華日報主筆，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祕書，北京民主報主筆，工詩文書法，已故。

(17) 陳魯德，名鈍，甘肅秦州人。革命前上海競今書局主人陳競全先生的兒子。

在虎丘雅集時，我們曾通過南社條例十餘條，並規定每半年雅集時修改一次。這一次，也是照例修改的。這兩次的條例現在可惜都找不到了。我們那天，好像是在唐莊吃飯的，吃完以後，就坐了西湖的老爺船在湖上兜水圈子。在我的磨劍室詞集中，有這樣的一首詞：

金縷曲

三月朔日，南社同人會於武林，泛舟西湖，醉而有作。

賓主東南美。集羣英，哀絲豪竹，酒徒沈醉。指點湖山形勝地，剩有趙家荒壘。只此事從何說起？王氣金陵猶在否，問座中誰是青田子？微管業，付青史。大言子敬原非戲，論英雄安知

非僕，狂奴未死，鉄騎長驅河朔靖，勒石燕然山裏。算才了平生素志。長揖功成歸去日，便西湖好作逃名地。重料理，鷗夷計。

用了劉青田「王氣金陵」的典子不算，還要用劉文叔「安知非僕」的典子，真是一腔熱血，無地可灑，寫到舊小說上面去，便是宋公明潯陽樓上的反詩了。是夜，又到聚豐園大喝一頓，宿酒未醒，加以新醉，文人雅集如是而已。

在西湖又玩了一天，到四月十二日（舊曆三月三日）我便跟陶遺去嘉善，不曉得天梅却是那一天從松江坐火車趕到杭州來了。那位玉麒麟盧員外，真是有點神出鬼沒呢。他打了一個電報到嘉善，要我再去杭州，我又看差了電碼，沒有去成。他寫信給我，極哀怨之致，我便答了他一闕蝶戀花，其詞如下：

越水吳山芳訊阻。是汝來時，是我歸時路。刻意尋春春已暮，人生能幾華年誤？  
省被爾姨瓊姊妬。使不重逢，也勝重逢處。一瞥驚鴻人又去，墜歡終竟無憑據。

這樣，總算結束了唐莊雅集的一幕。

到那年陽曆七月（舊曆六月）中，南社第二集又出版了，內容如下：

南社文選三首（甯太一一首，王无生一首，陸亮人一首）

南社詩錄九十八首（傅鈍根九首，沈道非十八首，王无生二首，葉楚傖五首，林拾采三首，姜電心六首，陳陶遺三首，周寶丹四首，蘇曼殊一首，鄒亞雲一首，景秋陸五首，邢志漢二首，陳彥甫一首，侯保三四首，楊了公一首，高卓庵一首，余天遂三首，張荔丹八首，雷鉄厓十四首，徐懺慧一首，徐小淑二首，諸貞壯一首，錢紅冰一首，華子翔一首）

南社詞選十四首（徐小淑一首，高卓菴一首，陶小柳六首，胡榮長四首，徐寄塵一首，鄒亞雲一首）

巢南雜著一卷（陳巢南撰）

磨劍室詩集二卷（柳亞子撰）

未濟廬詩集一卷（高天梅撰）

更生齋詩一卷（周仲穆撰）

王席門先生雜記一卷（明遺民王席門撰，姚石子校錄）

第一集是高天梅編輯的，印刷由黃濱虹經手，在上海出版。第二集是陳巢南編輯的，他自己經

手印刷，在杭州出版。從大體上比較起來，第二集的編制，好像比第一集進步一些，像文選詩錄詞選都放在一起，而以各家專集殿後，比第一集的參差錯雜好得多了。不過，文的成分太少，詩的成分太多，不均平得很，而排列的次序又毫無意義，不排姓氏筆劃，也不依籍貫省分，依舊成爲一場糊塗：我們不是當編輯員的人都在這樣地想着。原因呢，巢南和天梅都是書生習氣，做事情馬馬虎虎，而我是主張實幹硬幹的，對他們便深覺不滿起來。這樣，在南社中間，誘起了對於幹部諸人革命的因子，終於到張園雅集而爆發了。

革命軍的馬前卒，當然是我，而神機軍師，則是太倉俞劍華。我們這一次的革命策略是很巧妙的：我們先主張第三次雅集地點要在上海，巢南在杭州教書，他守着老營，不來上海，而天梅是照例不到的。於是，八月十六日（舊曆七月十二日）那一天，雅集在上海張家花園舉行。三位編輯員都不到，劍華自己也不來，但錦囊妙計他早已吩咐給我們了。這一次到會的社友是一十九人，名單如下：

(1) 柳亞子，見前。

(2) 朱少屏，見前。

(3) 馮心俠，見前。

(4) 黃濱虹，見前。

(5) 雷鉄厓，見前。

(6) 包天笑，名公毅，字朗生，江蘇吳縣人。

(7) 余天遂，原名壽頤，字蔭閣，一字次儂，後以天遂行，更字顛公，一字大顛，江蘇崑山人。光

復時參粵軍北伐軍姚雨平戎幕，後任澄衷中學教員，工詩畫書法，有三絕之稱。公元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夏，歿於上海。

(8) 朱叔源，名增濬，江蘇南匯人。

(9) 朱伯裳，名芾，江蘇南匯人。

(10) 鍾慎庵，名英，江蘇松江人。已故。

(11) 蔡笛怡，名權，一名蝶，字蝶兮，一字迪儀，別字秋冰，江蘇金山人。已故。

(12) 何競南，名痕，字瘦秋，一字鍾伊，江蘇金山人。已故。

(13) 華子翔，名龍，字無悶，江蘇無錫人。蘇州蘇蘇女學校教員，治宋明性理之學，已故。

(14) 周柏年，名覺，原名延齡，浙江吳興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任監察院監察委員，已故。

(15) 張佚凡，名雪，字逸帆，一姓林，又稱林宗雪女士，浙江平湖人。上海尚俠女校教員，光復時任女子北伐隊隊長，後與無錫裘祝三同居，創辦女子植權公司，已故。

(16) 孔藹如，名慶萊，浙江蕭山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

(17) 王无生，名鍾麒，字毓仁，一作郁仁，別號天廖生，安徽歙縣人，寄居揚州。上海神州日報主筆，長於駢散文及詩詞小說，公元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歿於上海。

(18) 范鴻仙，名光啓，原名純黃，字孤鴻，安徽合肥人。中國同盟會會員，上海民呼、民吁、民立報主筆，光復時任鐵血軍總司令，公元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九月二十日，袁世凱遣人刺殺之於上海。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一九三六年（民國廿五年）二月十九日，附葬總理陵園。

(19) 林白水，名擗，更名萬里，又名宣樊，字少泉，一字肖泉，別號白話道人，福建閩侯人。初游日本，入義勇隊，旋還滬，佐陳競全創中國白話報，復與劉申叔、陳巢南全主警鐘日報。

筆政。光復後充衆議院議員，主北京某報，公元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八月六日，爲奉軍鎗斃於天壇。

這一次的雅集，修改條例，便訂成了「南社第三次修改條例」十三條，在現在可以找到的南社大憲章，要算這十三條是最早的了。原文如下：

#### 南社第三次修改條例

- 一 品行文學兩優，得社友介紹者，即可入社。
- 二 入社須納入社金三元。
- 三 願入社者，由本社書記發寄入社書照式填送，能以著述及照片並寄，尤妙。
- 四 社友須不時寄稿本社，以待彙刊；所刊之稿，即名爲南社叢刻。
- 五 社稿歲刊兩集，以季夏季冬月朔出版，先兩月集稿付印。
- 六 社中公推編輯員三人，會計書記各一人，庶務二人。
- 七 社稿以百頁爲度，分詩、文詞錄三種，詩文錄各四十頁，詞二十頁。
- 八 選舉由編輯員分任。

九 社稿出版後，分贈社友每人一冊，其餘作賣品。

十 各社友散處，每以不得見面爲恨，故定于春秋佳日，開兩次雅集。其地址時期，由書記於一月前通告。

十一 職員每歲一易人，雅集時由衆社友推舉，連任者聽。

十二 雅集費臨時再行酌捐。

十三 條例每半年於雅集時修改。

通信處：上海法租界洋涇浜五十四號民立報館朱少屏或蘇州黎里鎮柳亞子。

再依條例推出職員，經我如此這般的運動一下，大功告成，便是下面的一張名單了：

詩選編輯員 景秋陸 上海民立報館

文選編輯員 寧太一 北京帝國日報館

詞選編輯員 王无生 上海神州日報館

庶務 包天笑 上海時報館

庶務 張佚凡 上海尚俠女學校



書 記 朱少屏 上海民立報館

會 計 柳亞子 蘇州黎里鎮

這一張名單宣布出來，好像巢南、天梅都不大高興。巢南素持馬虎主義，倒也沒有什麼。天梅是一個倔強鬼，他便存心和我作對，這就是後來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七次雅集時和我相罵的伏因了。這一次，是我革幹部派的命，但到第七次雅集時，我做了幹部派，天梅也要來革我的命呢。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且說張家花園革命成功，我們都很高興。還有張佚凡女士當選了庶務，這也是我的計劃，我從十六歲就主張男女平權，至此可算小試其端了。（虎丘雅集，我提議請徐懋慧女士擔任詞選編輯員，為巢南反對而罷。）當夜嶺南樓聚餐吃大菜，可說是慶功宴，却惜張女士匆匆的先走，沒有列席，可算美中不足吧。

事情是這樣辦了，但困難問題陸續發生。原來張園雅集那天，景秋、陸沒有到會，甯太一更遠在北方，他們都沒有自己同意過，後來推辭着不肯就職。就是王无生，好像也說事情很忙，沒有實行編輯的工夫。於此，責任便攪到我的頭上來了。幸虧劍華幫忙，替我代操選政，而我自任